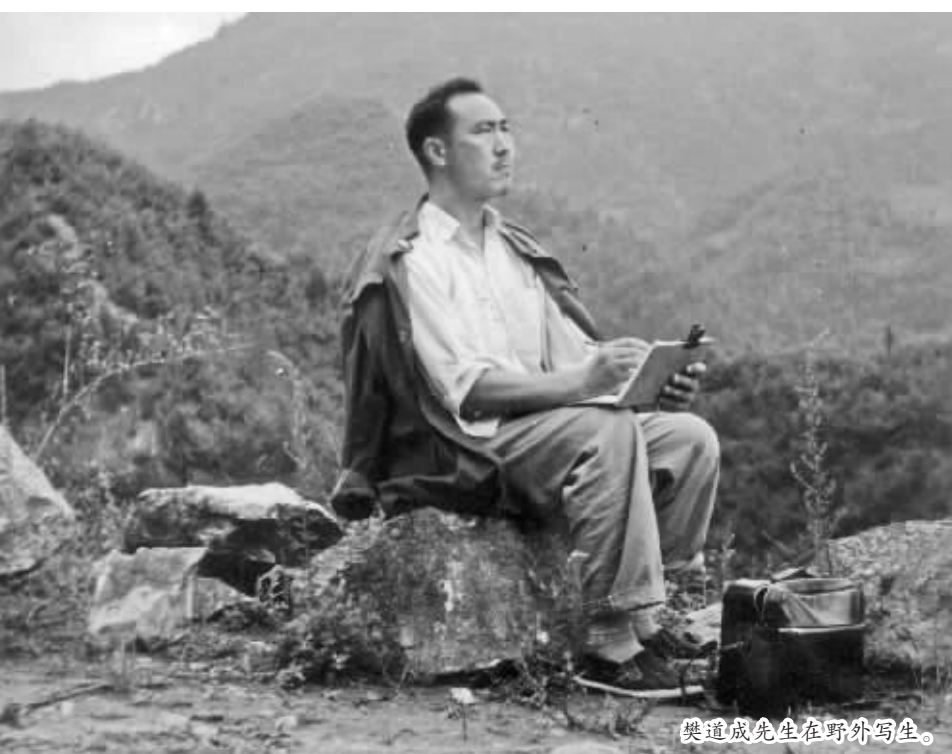


### 樊道成 红军长征路写生 丛谈

# 丹青颂红军 翰墨香秦巴

樊光矢



樊道成先生在野外写生。

父亲的一生，犹如秦巴汉水一样厚重、清澈，这里的山水水是父亲艺术生涯的广阔天地。他矢志不渝的执着追求，留下了许多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作品。每每忆起父亲，他给我留下的点点滴滴印象都是认真、一丝不苟甚至是苛求，几乎不苟言笑。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慢慢读懂了父亲，心里充满了对父亲的思念和感恩，这使我内心深处总是翰墨飘香，在丹青之路上永不停步。在庆祝建军节之际，应安康日报编辑梁真鹏贤弟之约，来追忆父亲，追忆父亲“红军路”写生的故事。

父亲樊道成先生的《红军长征路写生选集》，是在众多师生和同门好友的多方鼓励下，2009年正式出版发行的，同年父亲已是七十有二。同时出版发行的还有一本《樊道成山水写生画选集》，两本画册几乎是父亲一生的心血结晶。这两本画册封面书名，都是由父亲的亦师亦友、著名画家刘文西先生题写，这也许是两位红色画家交之际中，仅留存下来的历史遗物。

父亲樊道成，1937年生于河南省沁阳县。1955年毕业于陕西汉中一中初中部，同年考入西安美院附中，1962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学习中国画的父亲，自愿要求分配到了山有水的安康。

2013年1月，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父亲生前大量作品像小山似的堆积着，它是父亲一颗心血的寄托。我一直没有时间去整理，其实，在内心深处，也是不忍，甚至是不敢。近两年，终于初步规整出来了一部分。父亲的遗物以书籍、绘画手稿、书信居多，碳铅速写千余幅、版画数十幅，山水写生、草图、手稿千余幅，很多已经严重破损；与罗铭先生、修军先生等美术界同仁、师友、学生通信

仍有百余封，胶卷数百个。这些都记录着红军长征路写生途经地的山水水、风土人情，还有中共党史、方面军史、地方党史材料及红军长征路线、写生计划、所需费用等等。整理工作是烦琐的，也是沉重的，更是感动的。以前，父亲就是父亲，他是我的亲人。经过整理这些遗物，已是不惑之年的我开始更深入地走进了父亲，对父亲开始有了更多的崇敬。这也许是我近些年来步父亲后尘，画起中国山水画的原动力吧，画画正是对父亲最好的怀念。

父亲的学习历程是典型的传统与当代教育的融合，他上承马远、夏珪，近师贺天健、李可染。1955年考入西安美院附中后，班主任是章青先生；这一时期大量的课余时间，父亲跟着老革命版画家邱杰、刘蒙天先生们学习木刻，美院国画系毕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父亲仍然坚持着版画创作。进入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后，父亲直接受教于陈瑛生、罗铭、郑乃珖、刘文西、张义潜等名师门下，开始潜心研习中国画。

父亲的遗物中有一封罗铭先生的书信，先生在信中给父亲说：陕南周边山秀水清，地貌起伏不大，很适合“小景山水”的创作。父亲的作品多以写生而作，多数作品都锁定在四尺六开或是四尺四开，四尺、六尺以上的作品就很少了。我想，这可能就是尊重老师、尊重生活的直接体现吧，当然也跟物质和经济条件有关。

父亲是个干什么事都认真的人，认真得有些近似苛刻。父亲作品将“写生入画”，“画必有实景、真人”，可以说，画每幅作品他都实地查看过，根据他的画，都能找到现实中的具体地方。

在父亲的写生作品中，红军长征路写生

占据着很大的比重。父亲的红军长征路写生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到2009年，断断续续，历时30年来，他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路，在鄂豫川贵陕甘宁等当年的边区，以写生入画，着重记录红军长征途经的地方。三十年间，父亲按党史、军史、方面军史、地方党史记录，不断深入红军长征路，实地采访、写生，整理创作出长征路写生作品400余幅。三十年的写生路，父亲栉风沐雨、历经艰辛，收录在《红军长征路写生选集》中的仅仅只有69幅，代表着红军长征这一过程中，陕西及其周边省份关键性历史节点，也算是较完整的“图说长征路”绘画历史文献。这可以说是父亲一生中最大的课题，我想他已经很好的结题了。

父亲的写生一丝不苟、充满艰辛，也颇有浪漫。西安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杨锋教授，在回忆起跟父亲一道写生时，曾经感慨地说：跟樊老师一路写生很有节奏感，画画都很写实，一路行程都有严格的计划，每到一地方之前都提前做足了功课，研究了线路、途经地的历史、文化、红色遗迹等方面；画起画来都很认真，有的时候觉得画得“够了”而未停下来，于是也有不少写生稿显然“画过了”；跟樊老先生一路写生可以用两个词概括，那就是“讲究”。西安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李青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樊道成先生的作品风格是写实的，他认为只有用写生的手法才能再现历史的真实。”“樊道成先生对艺术的追求是执着的，为此他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的写生和考察全部是自费的，由此他吃完了自己所有的积蓄；他追求的艺术形式和内容也几乎与商品经济没有任何缘分，因而他依然过着清贫的生活；他考察与写生活动还常常潜伏着生命危险；他经常是独闯，一人翻越荒无人烟的深山野岭，饥饿与艰苦时时伴随着他的行程。”“安康老一辈画家龙克洲老先生回忆说：与樊道成一路写生，都是一路高歌，精神饱满，仿佛他就是山里的一员，穿行在山涧沟坎之间从来不误。

父亲的绘画作品，无论是早年间素描、速写、水彩、版画、油画，还是后来的中国山水画作品，都无不反映出时代与笔墨。他常说：象由心生，写生必有实景方有意境，意境是意和象、情和景的统一，景是基础，情是主导，境是糅合，意是生发；对景创作的过程，既是客观的典型表现，又是主观的感情抒发，意境正是主客观的统一、融合。“画中有必有故事”，是景象升华为意境，就要求作品能表现出更为深刻、绝妙的画面感受。

父亲的一生是简单的，简单得只会画画。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受命从文化系统调入安康县教师进修学校，父亲“政行”成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自己画，教人画，画得认真真，教得实实在在。其实，父亲的教师生涯起步还更早，在老家河南，我在村民家里看见过鞋底纹样、绣花枕头纹样，那是父亲当年教授左邻右舍乡亲们的图画。

父亲在安康县文化馆工作期间，暑假单位总是组织小学生绘画培训班或中小学教师美术培训班，父亲都是老师。1985年8月，

那天晚上，在画稿完成后，先生煮了一缸浓茶边喝边给我讲了许多美术史知识，比如山水画的北宋南宗，黄宾虹的五笔七墨，石涛的画语录；特别是他讲到了新中国美术大家李可染、张仃、罗铭的写生主张和实践，还有傅抱石六十年代率队二万三千里写生的壮举，再就是他要走完陕南革命老区，用画笔讴歌红军的宏大理想等等。那一晚先生意气飞扬，那一席话我似懂非懂。只到后来面对先生千余幅红色主题写生作品时，我才读懂了先生的理想胸怀，才领悟了先生给我的非同寻常的美术启蒙。

1980年春节刚过，我陪同先生到茨沟东镇采访画老红军杨世义，不想一波三折。先是用手摇电话与东镇乡联系不通，先生说上去再联系，我就与他坐供销社拉货的卡车去东镇，先生是我的客人也是供销社的客人就安排坐驾驶楼，不成想临时时区上一个女同志要到乡上公干占了座位。我说改天再去，先生说坐车上就行，我们俩就坐在货车上摇摇晃晃三个小时才到东镇，到了东镇供销社住下问老红军杨世义在不在，有人说到二桥铁尺关去了，天黑了怕明天才能回来，由于当时交通、通讯诸多不便只有等待。第二天见到老红军，先生说明来意后，杨世义却总是不让画他，在再三寻问下，老红军说没看到先生的介绍信，当时是凭介绍信行走天下的，认章不认人，任凭我和供销社、乡干部干保证万保证把嘴说干他就是不干，没办法又让回去的货车把先生的包带上来，只到老红军杨世义看到了县上部门的介绍信，确认了先生的身份和公事内容才答应合作。

真正给老红军杨世义画像已是第三天的上午，

父亲又调入安康师范学校，与陈士衡老师一道创建了中师美术专业，为安康培养了一大批美术专业教师，极大地缓解了当时社会亟待解决的美术教师及其专门人才奇缺的现状。1994年，父亲应邀赴西安美术学院工艺系，担任中国画专业教授。他将中国画传统思想与工艺设计理念相融汇，有效地促进了学生熟练地应用中国画传统视觉元素，丰富了工艺设计语言。

父亲的教学思想是严谨、求实、笃行的，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是“把自己的事情干好了，才能带领别人好好做事”。他说“勾皴擦染点”是中国画的精髓，人人都不可以马虎。写生中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作品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万物造化、中得心源”“胸有成竹”等等，这些观念以及艺术教育思想根植于每一位学生中，以至于遇见父亲当年的哪一位学生，都能一字不差地复述父亲当年的教诲。这些学员们大多经过多年的努力奋斗，终成当今知名文化人、著名画家、学者，活跃在安康乃至全国各地，成为当代美术文化精英。

父亲一生一直没有放下画笔，画画是工作，是生活，更是他一生的精神追求。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由于颈椎压迫，腿脚不灵便，他老人家拄着拐杖，偷偷地跑出去写生，自己无助了，才打电话让在某地写生需要我们去把他接回来。后来锁骨骨裂，总是忘记医哪，竟不顾休息，用绳子将胳膊挂在脖子上坚持画画。

父亲的一生，写生、创作作品结集出版、发表，获奖颇多，中国画作品多次在西安、北京、香港、台湾、日本等域内外展出。数百幅国画、版画作品发表或入选在《今日中国美术》《各界导报》《全国当代书画人名作精品选集》《当代陕西书画家作品精选》《读者文摘》《陕西日报》《安康日报》等报纸杂志或专辑中；《英雄千垂》被毛主席纪念馆收藏，《革命圣地延安》入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世界华人书画艺术画卷》等，作品《花卉》《春暖花开锄麦忙》分别入选1958年和1964年的全国第三届、第五届版画展览。但对于荣誉，父亲从不轻易展示与人。

在我的求学过程中，父亲一直都是严厉的。除了对构图、结构、造型、虚实等问题严谨外，还总是说你这个画的是啥呀，是从哪长起来的；石分三面，你这个石头画得不像；怎么画又是这么黑，这么漂亮的景物都是有灵气的。诸如此类，我在之后的绘画中不断感悟。近年来，揣摩感受父亲教诲，回想他的声音愈发深刻；加之常与宋安平、李剑平、章长青、陈荣临等诸多安康名家老师们交流、学习，更使我感受到老一辈艺术家精神的传承，这种相互提携、互相帮助，共同提高的传统精神，使我们共同发展了安康的美术事业。

时至今日，我常翻阅父亲的手稿、画作。今年以来，我更是多次翻阅父亲的长征路写生稿，我一直在想，长征精神激励着父亲，长征精神何尝不是父亲的精神！

本来是要现场画水墨速写的，先生说人物要慎重不能仓促，先画素描再正式画水墨正稿，素描稿整整画了一个上午，同时先生又给老红军拍了不同角度的照片，中午饭后送老红军时，先生塞给一斤粮票两块钱算是误工费补偿。老红军杨世义素描画像，先生曾多次对照照片反复修改过，但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未见先生过稿画成水墨作品，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他工作室看到杨世义素描画像就贴在他画案右上方，我曾问过，他只说这样就好，真真。

在整个八十年代我先后断断续续陪同先生到过旬阳、郧西、安康县的茨沟区、叶坪区、张滩区等进行写生，先生的写生作品，特别是“红军走过的路”主题写生作品大部分要分成三个步骤才能完成：一是现场写生，主要是对对象特征写实记录，抓形貌要点并辅以拍照印证；二是详查历史资料，进一步核实地形、地名、历史记述；三是在原写生稿上再进行构图完善，笔墨加强、设色调整。正因为先生的这种艺术态度和做法，很多写生作品两月三月半年才能完成，有些作品竟穷年才成形。

先生深受其恩师罗铭和刘文西两位艺术家的影响，一个把他带进了写生就是创作的境界，一个把他带进了对红色主题创作的坚守。纵观先生的写生作品，总是一种以质朴的写实构图、生涩的笔墨和艳丽的原色呈现出一种自然主义的表达元素，这种明显区别于现实潮流的艺术风格是他作品的独特特质。

如今，先生已永别于我们多年，但他留下的艺术精神在发光；留下的一批他教授过的艺术的继承者在坚守；留下的千余幅写生作品有待慧眼识珠者传承。

农历辛丑秋天，早晨起来打开窗户，满园桂花芬芳，馨香扑鼻让人心旷神怡。此时，正好电热壶滋滋声响水开了，我泡上一壶清茶，忽又听得一阵门铃作响，打开门一看原来是樊道成老师，他一手提个包，一手拄着个拐杖跛着腿爬上四楼我家来了。我急忙扶他进屋落座，递上一杯刚刚泡好的严茶，这是他唯一的喜好。他忙不及待地从包中取出一本画册交到我手中，我一看是《红军长征路写生选集》，高兴地说：“祝贺您，这本画册是您一生心血，终于出版了！”说着就打开画册，只见一页页熟悉的画面，都是我和先生共同走过的红军圣地。

樊道成1962年从西安美院毕业自愿报名来陕南山区工作，先后在安康县汉剧团、文化馆、安康师范工作，把青春都奉献给了安康美术文化建设。1971年我调入安康县文化馆，樊道成是美术组组长，既是我的师父又是同事，自此亦师亦友相处半辈子，于我教诲多多获益匪浅。樊老师很有个性，对事业追求十分执着，他认定写生红军走过的路为毕生奋斗的目标，这是九条牛也拉不回来的！

为了解红军在安康的活动情况，我陪同先生一道去军分区查阅《兵要志》，走访老红军获得第一手资料。樊道成获此宝贵信息，于是立志一生为红军写照，为长征传神，他不畏艰难险阻，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走遍红军在陕南所走过的路、重点战场和建立苏维埃的地方。不仅如此，还沿着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西征之路北上川东、川北，并赴甘肃、宁夏、陕北一带考察写生。

行程万里画出了红军与敌军作战的重点战场，建立苏区和开展游击战争的地方。红军的历史成为他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红军在陕南所走过的每条道路，红军在陕南所居住的旧址，都成为樊师笔下的描绘对象。他以千计的山水写生作品，以图像的形式构成红军在陕南开展革命斗争的历史脉络。他每幅作品背后都蕴含着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给安康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红色文化财富。

他精心创作了“红军老墓”“旬阳红军纪念馆”“红岩寺革命烈士陵园”“东江口革命烈士陵园”以及红军勇闯“铜钱关”“竹竿关”等关键的战斗旧址。正如毛主席诗词所写，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这是樊道成写生地的最好写照。

记得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五十周年大型画展中，樊道成受命创作巨幅山水“抢渡艾家河”，图中主要人物是李先念率军抢渡汉江艾家河渡口，我曾和他两次考察渡口旧址，画了很多写生稿子，也构思了巨幅草图，但描绘李先念同志年轻时的形象就犯了难，由于时间紧迫，从群艺馆请来马福全老师协助绘制图中红军人物，我则负责寻找李先念的人物图片，以及提供红军当时的服装、武器装备的资料。樊道成在我们的积极配合下，农舍宵旰终于按时完成这幅恢宏巨制送省展出，并斩获大奖。

樊道成对艺术的追求是执着无私的，为此他付出了巨大代价。1983年7月31日，安康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几乎是灭顶之灾，当时樊道成正在湖北郧西写生，因暴雨阻隔一时不能赶回家中救灾。一周后路通回家就爆发了一场家庭大战，妻子不让进门，当时灾情严重安康城区瘫痪，根本没法解决食宿，饿了一天没办法，找到新城校区我家，年逾古稀的父亲问明情况后，当即给樊老师煮了一碗鸡蛋面，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住的地方有，但你今晚不能住在这里，这件事情你理亏，应承担罪责。”并亲自送樊道成回家，同时责成他诚心向爱人赔礼道歉，这才避免了一场更大的家庭风波。

樊道成一生勤俭朴素不图奢华，对生活几乎没有任何要求，除了爱吃红烧肉，爱喝茶以外就没有其他消费欲望。记得一次穿了一件新衣服，见人都有点不好意思。更有甚者，他答应给上幼儿园的孙子买一辆自行车，一直未兑现。以他教授级不低的工资，他完全买得起，但是他把这笔费用都投入到长征路写生中去了。在那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不少所谓自诩大师的三三流画家的那些江湖画，炒作到动辄数十万元，而樊道成却不屑一顾。他在深圳的学生也曾邀请他去画那些颇为赚钱的商品画，他不为所动，婉言谢绝，仍然要安贫乐道地去寻找红军的足迹，完成他的梦想。他的写生和考察全部是自费的，他吃完了所有积蓄，他追求的艺术形式和内容也好像与商品经济没有任何缘分，因而依然过着清贫的教学相长生活。他考察写生常常潜伏着生命危险，一个人孤独地翻越荒无人烟的深山野岭，冻饿与艰苦时常伴随着他的行程。他曾在镇坪山中写生迷路，大雪纷飞躺在一个山洞口，巧遇猎人获救，这样的事在他红军路写生路上屡见不鲜。

樊道成有着深厚的中国画技巧和功底，曾得到西安美院两代院长刘蒙天、刘文西的教诲和赏识，他追随罗铭、陈瑛生、郑乃光、张义潜等中国画大师，亲聆教诲和指导。他最崇拜当代山水画家李可染，与之相交，每次下去写生，他都随身携带《李可染画集》作为写生指南。他创作的版画、中国画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省市及港澳大展并获不同奖项，但他从不张扬、从不标榜。同时他还应邀为各种报纸、杂志做插图和刊头画。欣赏他的画作，仿佛把我们带回当年红军浴血奋斗硝烟弥漫的战场，不断地净化着我们的心灵！他从不像那些伪画家，拿金钱去购买那些所谓发光的头衔和虚假的噱头来炫耀自己。

樊道成是安康一位功成名就的“红色”画家，更是安康画坛的耕耘者、开拓者，他在文化馆、安康师范学校工作期间举办了知青、农民和教师等各类美术书法培训班，为安康地区各大中专院校培养和输送了数以千计的艺术家（于俊和优秀学子，正是如此安康画坛才会有如今人才辈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斯人已去，精神永存。樊道成先生给安康美术界的贡献巨大，他给我们留下了书画界的朗朗清气。让我们永远怀念他的高风亮节。我们在讴歌和继承伟大长征精神的同时，也要学习樊道成这种矢志不渝、顽强拼搏的艺术献身精神！

## 踏遍青山人未老

赵承炬

读《红军长征路写生选集》感怀

## 质朴本真 画如其人

陈荣临

樊道成先生是我的绘画启蒙老师，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十四岁参加安康县文化馆举办的美术培训班受教于先生，到八十年代追随先生左右，这个时间段我亲历了先生红军主题创作和围绕陕南山区红军长征路写生的诸多历程。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是先生集中时间和精力围绕“红军走过的路”红色主题写生，创作的重要时期，在当时交通不便、食宿不便、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先生怀揣理想抱负，凭着执着的目标信念，背着简易画夹、旧挂包、旧军用水壶，一身灰布衣帽一个站点一个站点地走遍了红军在陕南所走过的路、所经历的重要战场以及红色政权遗址。他用画笔记录了红军在陕南的行程足迹，用千余幅红军路写生画作再现了红军在陕南的历史脉络。今天回忆那段历程，有些往事仍然历历在目。

1979年，也就是我在茨沟供销社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春，因为供销社要开展多种经营生产，领导让我参加县上摄影培训班后办一个小照像馆，我在求教先生之后，先生于当年四月下旬专程到茨沟供销社指导我，同时在茨沟革命老区进行写生，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便追随先生学习山水写生。记得有天雨后放晴，我陪同先生在茨沟老街下河边一棵千年铁橡树下面对茨沟老街全景进行写生，他一边画一边给我讲解，时不时放下自己画稿给我进行指点，这是我第一次在先生指导下用毛笔在宣纸上进行水墨写生，为了纪念，老师用海鸥牌120黑白相机自拍功能拍下了我与先生同框对景写生的师生照。

当天晚上在茨沟供销社食堂旅社先生下榻的房间里，先生在一盏煤油灯下，点染收拾完成了白天的写生稿，取名茨沟革命老区，但题写时却只写成茨沟